



# 紫穗槐

◎张希良

在这个酷热的夏天，室外的气温如炉膛里的火焰，没事不会轻易出门。好不容易迎来了昨日的这场细雨，总算是带来了一丝清凉，心中便有出去逛逛的冲动。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夏日荷塘，荷花应该正是怒放的季节。此时，荷塘仿佛在向我轻声呼唤，荷花仙子那美妙的声音，让我无法抗拒。

一个人漫步在白浪绿洲湿地公园的木栈桥上，满眼皆是荷花的倩影。荷叶如碧绿的圆盘，铺满了水面；那盛开的荷花，亭亭玉立，宛如仙子般灵动美丽；含苞待放的荷箭，蓄势待发，充满了无限生命力。我的目光，紧紧追随着这一切美好，沉醉在这荷花盛开的世界里。

然而，就在我全神贯注赏荷之际，木栈桥上一块松动的木板，猛然绊了我的右脚。一个趔趄，单膝跪地，我本能地向岸边倒去，顺势抓住了一丛探向木栈桥的灌木。幸好没有滚落水中，也没什么太大伤害，只是膝盖处，感觉隐隐作痛。用手揉一揉，自嘲地轻轻一拍：“好了。”

此时，我的注意力才转到刚才抓住的这株灌木上。枝条非常顺滑，原来，这竟然

是我多年未见的紫穗槐！它的叶子与洋槐有些相似，但枝条却修长而柔软，没有洋槐枝上那些尖锐的刺。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那些童年岁月，那时家家户户都会用紫穗槐的枝条来编织各种农业生产用具，如篱笆、花篓、筐子、背篓等。那时候，感觉紫穗槐仿佛无处不在，每个生产队都会种上一片，以供社员们割取使用，也有村庄设立专门的“编筐做篓”小组，专门从事这项工作。

据说修建高崖水库时，民工们也是用小推车，两边绑上篱笆，一车一篓地推土筑坝。那时的著名作家浩然先生，也是一边参加劳动，一边在反扣的篱笆顶上，垫上板子搞创作。他的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等许多作品，都是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完成的。现在，昌乐县东村的广场上，还矗立着一尊浩然的铜像，展示他披着上衣，用马灯照亮，趴在反扣的篱笆上奋笔疾书的景象。

那时的紫穗槐，为了不占用耕种土地，似乎都种在河边地沿。我们村就种在村西小河两边，这样既能编筐做篓，还能起到防沙固土的作用。那时拉车推磨，牵牛牵

驴，不用鞭子，都是用这种条子赶牲口。我们这些小孩子，总会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，钻进紫穗槐林子里，偷偷割几根粗一点的紫穗槐条子，回家做弓箭用。把那有弹性的紫穗槐条截取一段，用小刀在两头割上挡头，拴上麻绳弓弦，一弯就成了一副弓。然后去找几根高粱穗子下面的高粱秆，我们把一杆头插上磨细的钢钉，做成锋利的箭。利用弓和弦的共同弹力，箭就能射出很远去。找一棵树作靶子，箭箭都能命中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今天偶然又见到这种植物。眼前的这一丛紫穗槐，显得有些孤独，也让我感到亲近中又有些陌生。记得那时不都是一片一片生长吗？怎么这里就这一株？原来我也经常从这里路过，怎么就没发现呢？难道是今年才生长出来的不成？

我蹲在栈道边，打开手机小程序，拍照核实这株植物的真实身份。结果证实，它还真是紫穗槐。等它长大以后，结出的花穗子成紫色，收割时都是用镰刀从底部割断，留下一片簇拥在一起灰突突的木茬子。等到收割后，我们基本就不再去那里了，因为这

些尖茬子，一不小心就能扎伤，划伤赤裸的脚，那时的我们个个都是赤脚大仙。但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这些木茬子上就会长出许许多多的嫩芽。你只要轻轻一掰断它，脆脆的断面就会渗出一一种红色的液体。把它点在眉心或两腮上，感觉自己就成了叱咤风云的哪吒。

紫穗槐，这种落叶丛生灌木，原产于美国东北部和东南部。它凭借其极强的适应性，能在多种恶劣环境中生存。20世纪初，紫穗槐引入我国东北，此后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。如今，它在我国广泛应用于生态治理领域，常被栽植于河岸、河堤、沙地、山坡及铁路沿线，发挥着护堤防沙、防风固沙的重要作用。它的叶子可作为绿肥和牲畜饲料，枝条可用于编织筐子，种子可榨油，根、茎、叶还具有药用价值。此外，紫穗槐的花期长，紫色花穗颇具观赏性，也可用于城市道路、高速公路和高铁沿线的景观美化。

也许在有的地方，紫穗槐还会大量存在。只是在我的世界里，它属于消失的物种。今天难得一见，让我格外兴奋，也让我想起了它兴盛时期的荣光。

## 又登黄鹤楼

◎刘树亮

劫后登临未觉凉，龟蛇依旧锁洪荒。檐前已凝新霞色，槛外曾封古雪霜。黄鹤归时云路远，白衣过处墨痕长。凭栏细数题诗客，风骨谁如崔侍郎？

## 深山孤松

◎高立基

深山崖嵌翠松倾，修炼千年灵性呈。春夏秋冬皆挚爱，冷寒酷暑愈欣荣。晨恭奔舞辉天地，晚伴婵娟听笛笙。震旦复兴魂景列，躬身迎送丽人行。

## 清平乐·骤雨初歇

◎袁卫霞

墨云翻卷，电裂长空半。骤雨倾盆盆势乱，珠跳阶前千万。忽惊雷住声收，檐角残滴初休。蝉试新腔柳岸，斜阳偷上帘钩。

【正宫·鹧鸪曲】

## 漫步家乡的小路

◎刘作民

蜿蜒幽静砂石路，芳草野花耀吾目。卅年前碌碌乡亲，现在几人田亩？(么)慢行中百绪纷飞，岁月已趋垂暮。景依然路也依然，更仰首、西风耳语。

【正宫·鹧鸪曲】

## 观荷

◎王树平

盈盈碧水托莲住，微微浪涌如鼓。惹荷花玉立烧瓷，竟也似翩翩舞。(么)细思量点水蜻蜓，蕊首艳情注。若芙蓉宝座升平，必有那几根醒悟。

# 古槐

◎石瓦

南北一条笔直大街，将整齐划一的苗山村分成东西两侧，东侧一边，地势略高，一棵古槐的虬枝，从一家住户的天井里旁逸斜出，这棵树，便是诸城市苗山村最古老的树。

许多古老的物件因为缺少文字的记载，就有了后人毫无依据的猜测。这棵树究竟多少年，不知道，反正很古老、很沧桑。树皮饱经风霜，粗砺坚硬，像征战将军的铠甲，裹护着灵魂的肉身。树身中空，骨肉疏松，依然顽强挺立，叶片繁茂，枝叶向上，迎风触云，沙沙作响。树根紧抓脚下的大地，深入大地的肌理，它深知，离开了大地，就失去了生机活力，生命的河流瞬间便会干涸。

享受的时光太长，承诺的故事太重，也许随时就会倒下，夜间发出沉重的叹息。村人知道你的分量，不会轻易让你倒下，于是铁柱、钢筋、木料上阵，一顿轻柔的五花大绑，固牢你的脊骨，扎紧你的腰身，伸展你的手臂，有效的保护措施，使你感到岁月静好，老有所依。从此可以心无旁骛地履职尽责，在更深更远的时光里记录村庄的每一处细节，收藏村庄的每一个故事。

是的，许多往事，大地上的许多事情，古槐记得。苗山村的人，苗山村的事，苗山的故事，古槐用隶书，用小楷，用行草，用宋体在年轮的册页上记录得清清楚楚。它用饱满的笔墨，有时平铺直叙，娓娓道来，有时曲折婉转，惊心动魄，深情敬畏地刻下了每一个章节、每一个故事。

无独有偶。古槐西边十米处，赫然挺立着另一棵古槐树，东西两棵古槐，同一片阳光下，共享流岚雾霭，共担雷电风雨。有人说它们是夫妻树，是一对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患难与共的情侣树，令人惊叹的是，西边古槐的东侧中空处长出了一棵郁郁葱葱的榆树，这是典型的“槐抱榆”，恰似怀抱子。两棵古槐，一棵“槐抱榆”，谁还否认它们就是一对夫妻树呢。“槐抱榆”是罕见的，也是吉祥的，它们是苗山的吉祥宝贝。

不是所有的村都有古树，而有古树的村一定是历史底蕴厚重的村。珍藏历史，展望未来。



## 风，从水面吹过

◎钟读花

我，站在岸边看水，风从水面吹过。天响晴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浮光掠影。跳跃、跳跃在广阔的水面上。跳跃在小片的荷叶上，跳跃在近岸稀疏的芦苇上。

风，不是很大。水波微兴，广阔的水面，荡起层层涟漪，一波一波地推送着，像是一位孩童，在漫不经心地做着逐水的游戏。水一动，阳光便随之跳跃，于是，一道道灼目的光散射开，刺人眼目。几只灰黑色的鸭子，在水中浮游，也许，根本没有浮游，只是在随波浮荡。冲着小小的脑袋，四处张望着，并不惊慌，似乎也只是一次寻觅，寻觅什么？不得而知，但能看见鸭子脸上的迷茫。水面太阔，或许，一只鸭子也感到了自己的渺小。

水中央疏疏落落立着几根枯树枝。枯树枝，已然变黑，阳光下，每一根枯树枝都发着黑亮的光。那份黑亮，是时间熔铸的光芒，那样的枯树枝，散溢着某种倔强和硬度。

两三只白鹭，就栖在这样的枯枝上。长腿挺立，伸着长长的脖根，四处张望。偶尔，还会“嘎嘎”地叫几声，霍然飞起，旋转一圈，又栖落在枯枝上。白鹭很白，阳光似流水，在白鹭洁白的羽毛上流淌，枯枝很黑，一种膨胀的黑。远望之，那白鹭，更似黑色火把上的一团白色火焰。火焰很白，很亮，圣洁的光辉，处子一样纯净。

天空，偶然有片云、团云，飘过。云在水中，风吹，舒卷绵柔。乍然浪起，那云，便片片碎去，如花绽放。

近岸处，小片的荷叶，东一簇西一簇，布散在水面上。莲叶田田，大而肥，把水面遮出一片浓绿的影子。荷叶上，偶或趴着一两只青蛙，似是给翠碧的荷叶圈上的标点。青蛙，眼珠圆圆地鼓着，凝神于水面，它企图捕捉那些贴近水面的草虫。清风一吹，荷叶摇动，那些伏着的青蛙，便纷纷跃入水中，迅速潜没，只在水面留下一圈圈的涟漪，像乍然惊醒的梦。溅起的水滴，滴落荷叶，一粒粒水珠，在荷叶上滚动，想到一个词——珠圆玉润。一支支荷花，挺然而出，婷婷而秀，玉女一般，随风袅娜。

有蜻蜓，栖落在荷花上，红的蜻蜓，黑的蜻蜓，都让人觉得美。美在那份翩然之姿，美在那份静中舞动。如画，胜画。

岸边，是芦苇。芦苇正绿，飒飒作响的绿。只是有些疏，疏疏落落。我觉得这种疏，恰好。因为疏，就遮不住远望的视野；因为疏，风吹芦苇的那份声响，就越加响亮了。

芦穗新秀，是一种淡黄的色彩。芦穗，还没有完全舒展开，一支支，似耸起的众多狼尾巴。感觉，是一种别样的美。淡黄的芦穗，还湿着，似乎颇有点儿重量，于是，风一吹，芦穗摇摆，带着整株芦苇大幅度地晃动，似水岸的舞者。也让人觉得美。

苇丛中，有鸟儿。飞来飞去，栖栖落落。多的是麻雀，霍然而来，骤然而去，熙熙攘攘，轰烈烈。另有一种鸡蛋大小的小鸟，短喙短颈，羽毛黄红间杂，乡下人叫它苇眉儿。苇眉儿，很美。美在小巧玲珑，美在色彩艳丽，其叫声，亦美——声音短促，嘹亮，明丽，像一柄锐利的刀，破空而来。

暮色受惊，一飞冲天，消失，如一道淡黄色的烟——惊人艳绝。

我站在岸边看水，看风从水面吹过。风，是一名出色的梳妆师，吹过水面的易，也吹过了水面的风景。



光影潍坊 摄影：袁丽丽 拍摄地点：大于河湿地公园

# “天下无二坊”

◎张洪贵

在我的老家安丘，早就听说“天下无二坊，除了兖州是庵上”的故事。近日，青岛的文友来辉渠做客，便约上几位作家一块陪同去庵上村参观石坊。

这座节孝石坊建于清道光九年(1829年)。看护石坊公园的人介绍，当年村里的大地主马宣基的儿子马若愚，跟随城北杏村王翰林的女儿王秀诺定下终身。结婚之日，突降大雨，迎亲队伍回村时，已过了拜堂时辰。马家老翁认为这不吉利，就将两人分开。新郎马若愚从此一病不起，不久不治身亡。王秀诺留在马家以长媳身份侍奉公婆十几年，29岁时郁郁而终。邻里称她“奉亲守志，节孝两全”。马若愚的弟弟马若拙为纪念嫂子的忠贞，花巨资修建这座节孝坊。据说，仅从20公里外的山上运石材就用了4年，一些巨石重达几吨，只



# 流云寄思

◎鞠学红

夏日，晚饭后，太阳还没有落山，室外依旧明亮。

我坐在阳台上，一边品茶，一边透过玻璃窗，欣赏着天上变幻的白云。玻璃杯中的茶叶在琥珀色的茶水里沉浮，恍惚间竟与流云相映成趣。

云朵像是不竭的颜料，被无形的画笔肆意挥洒涂抹。起初只是几团蓬松的棉絮，在南边天际慵懒舒展，不过一盏茶的工夫，风便将其揉碎重组，再揉碎再重组。有的云絮化作振翅欲飞的白鹭，有的堆叠成巍峨的雪山，还有的被拉长成飘逸的纱幔……更妙的是那些重重叠叠的云团，忽而幻作持戟的武士，忽而散作奔跑的骏马，忽而又聚成流动的羊群，在蓝色天幕上绘制着变幻莫测的奇妙画卷。

“天上浮云如白衣，斯须改变如苍狗。”小时候读诗圣杜甫的《可叹》，只是觉

能利用冬天沿路泼水结冰，或用滚木的办法运送现场。

现在，政府为了保护石牌坊，搬迁了6户居民，四周设置了护栏，建起了石坊公园，公园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石坊坐西朝东，通高约12米，宽9.35米，两面均刻“圣旨”二字，正楼匾分别镌刻“节动天褒”“贞顺留芳”楷书大字。题字传说是高密翰林单兰亭所书。石坊采用浅浮雕、高浮雕、透雕、圆雕等多种技法，堪称石雕中的艺术精品。

相传，石坊的创作者是扬州的李克勤、李克俭兄弟，带领徒弟8人花14年时间设计雕刻而成。石坊建成后，两人被请到兖州一姓范财主家，几年后刻了一座更为完美的石坊。喝停工酒当晚，财主怕再有石坊超过他家，便毒死了李氏兄弟。李氏兄弟

一生只刻过两座石坊，可惜兖州石坊在1966年被毁，连一块完整的石头都没留下。

历经百年风雨，庵上石坊曾多次惨遭浩劫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石坊中的“贞顺”二字被日本兵炸了一缺口。村里的老人说，当年日本兵打听到抗日英雄周复的队伍驻扎在此，就用小钢炮对准石坊开炮，石坊岿然不动，就冲坊上的小狮子开了一枪，把狮子头打落地上。

庵上石坊是中国现存1400多座石坊中最为精湛的艺术瑰宝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氏与马家的故事渐渐变得模糊，但那些爱恨情仇，依然在石坊的见证下，如村前的河水静静流淌。

微风拂过牌坊檐角，风铃“叮叮咚咚”响动，这声音仿佛从遥远的时光深处而来，诉说着石坊下无声的悲痛。

得“白云苍狗”四字形容得有趣，此刻方渐悟其深意。这看似悠然的云朵，实则每每刻刻都在千变万化，经历消散与重生。方才还完整的轮廓，眨眼间便被风撕成碎片，又在另一处重新聚合。就像初春枝头新绽的嫩芽，在夏天繁荣过后，终将化作深秋的飘零；就如山间潺潺的溪流，不管行径如何曲折，终会汇入江河湖海的波涛汹涌。

望着变幻莫测的白云，我在想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从前是什么样子？百年前或许还是阡陌纵横的农田，几十年前或许只是破旧的茅草房，如今却矗立起幢幢楼宇，成为我们美丽的家园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阵痛与新生，却也推动着文明向更高层次前进。

杯中的茶渐渐凉透，我的思绪飘向自己的人生轨迹：儿时追逐的纸鸢早已不知

所踪，少年时的梦想也在岁月流逝中不断修正、重塑。有些固执坚守的观念，在经历风雨后学会了变通，学会了与时俱进；那些曾以为无法跨越的沟壑、障碍，最终都化作了成长的垫脚石和天梯。就像此刻的云，唯有不断接纳风的吹拂，才能呈现出千种姿态，万般模样。真正的进步，或许正是在一次次打破与重建中完成的华丽蜕变。

暮色渐浓，云朵依然保持着流动的韵律。明天，当新一轮朝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，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，这些云朵又将以全新的模样呈现给世界。

世间万事万物如云，变化是永恒的主题。变，让大自然永葆生机；变，让社会焕发活力；变，让每个生命都能在动态的平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窗外的云仍在游走，变幻……